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

起著雍涖澗盡柔兆執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李少

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

祠竈者祭竈以致鬼物化丹砂以為黃金以為飲食器可以延

年方士之言云爾少詩照翻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

高祖功臣有深

澤侯趙將夕景帝三年孫修嗣侯七年有罪耐為司寇少君當是為修舍人班志涿郡有南深澤縣匿其

年及其生長

謂其生時及長時所居止處也長知兩翻

其游以方徧諸侯無

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

如淳曰物謂鬼物也

更饋遺之

衡工

遺于季翻

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

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

治直之翻

少君善為巧發奇中

如淳

曰時時發言有所中竹仲翻

嘗從武安侯飲

田蚡封武安侯

坐中有九十餘

老人

坐徂卧翻下同

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

從其大父識其處

師古曰識記也式志翻

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

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

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

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

食臣棗大如瓜

食祥吏翻

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

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

砂諸藥齊為黃金矣

藥之分齊齊才計翻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

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

神事矣

更工衡翻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

如淳曰亳亦薄也晉灼曰亳縣屬濟

陰郡子據班志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音靡幼翻與  
繆同戰國時趙有宦者令繆賢太一者天之尊神天文志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太微者太  
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索隱曰樂汁微圖云天宮紫  
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曰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别名春  
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  
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  
外立承事天皇大帝  
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

五帝

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

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大祖白  
帝名顯記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

於是天子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

雁門馬邑豪聶壹

馬邑縣屬雁門郡豪  
謂以貲財武力雄於

鄉曲者聶姓也姓譜曰楚大夫食采  
于聶因以為氏壹其名聶尼輒翻

因大行王恢言匈

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

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

戰國之初代自為一國故曰全

代其後為趙襄子所滅代始屬趙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

幼

長知兩翻

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

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

耳

言不示以威故匈奴不知懼也

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

皇帝嘗圍於平城

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

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

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

而寬大其度量也

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

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

堅執銳行幾十年

被皮義翻幾居衣翻

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

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

數所角翻

士卒傷

死中國惜車相望

應劭曰惜小棺也今謂之積金布今曰不幸死所為積傳歸所居縣師古

曰從軍死者以惜送致其喪載惜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惜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

隱側

也張晏曰痛也

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

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

城

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墮其城也墮讀曰墮

常坐而後

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

卷讀曰捲

深入長毆難

以為功

毆與驅同

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從子容翻衡讀曰橫

疾則

糧乏徐則後利

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後戶遘翻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

兵法曰遺人獲也

言以軍遺敵人令其禽獲也遺于季翻

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

于之欲誘而致之邊

誘音西

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



為之備

泉堅堯翻  
騎奇寄翻

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

取上從恢議

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  
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

始言之二年  
議乃決也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

王恢為將屯將軍

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  
李奇曰將屯主監諸屯

太中大夫

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

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

間古  
苑翻

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

縣有令有丞長吏也

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

其頭馬邑城下

縣古縣字通

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

已死

長知兩翻

可急來于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朔州善陽縣界

未至

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

畜許救翻

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厓

門尉史欲殺之

師古曰漢律近塞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因保此亭

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

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

度徒洛翻

王恢主別從代

出擊胡輜重

重直用翻

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

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

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

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

下還嫁翻

廷尉

當恢逗撓當斬

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願望也如淳曰軍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應

說非也逗留止也撓謂屈弱也逗音豆又音住撓奴教翻

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

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

是為匈奴報仇也

蚡房吻翻是為于偽翻

上朝太后

朝直遙翻

太后以

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

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

可得以尉士大夫心

尉與慰同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

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師古曰塞之當

行道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

匈奴與漢

人於邊為互市如今之回易場也勝音升樂音洛

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

中其意

仲竹  
翻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

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  
為縣本衛地也地理志

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  
考異曰漢書武紀云東南流  
入渤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此恐誤今不

取

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

濮陽縣屬東郡服虔曰  
瓠子隄名在東郡蘇林

曰甄城以南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大水經  
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即瓠子河復扶入翻瓠子故

翻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  
服虔注漢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

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注鉅野  
班志

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其  
通淮泗  
北師古曰即今鄆州鉅野縣  
泗水而通泗水由鉅

泗水而汎郡十六

汎敷創翻

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

塞之輒復壞

塞悉則翻復扶入翻下同

是時田蚡奉邑食鄒

奉扶用翻鄒音

輸鄒縣屬清河郡

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多蚡

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

易以鼓翻彊其

兩翻

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

久之不復事塞也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為大將軍

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郎

諸郎諸曹郎也

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

蚡日益貴幸為丞相魏其失勢賓客益衰

師古曰言素為嬰之賓客

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

燕王定國王澤之孫也夫自太

僕出相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相息亮翻

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

張晏曰相薦達

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以致於尊重也為于偽翻

其游如父子然夫為人剛直

使酒諸有執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

數所角翻

忤五故翻

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

夫宗族賓客為權利

橫于潁川小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橫戶孟翻

收繫夫及支屬皆得

棄市罪

刑人與市與衆弃之故殺之于市者謂之弃市景帝中元年改磔曰弃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

磔于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弃市殺之于市也

魏其上書論

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

東朝廷謂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也

令于長樂宮見太后廷辨其是非也朝直還翻下同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

訐居訶翻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為是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并斬若屬矣

若屬猶言汝輩也

即罷起入上食太后

上時掌翻

太后怒不食曰今

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晉灼曰藉蹠也藉慈夜翻

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乎

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啖也

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

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

漢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則赦若贖

故以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此武安侯蚡之意也渭城縣屬扶風秦之咸陽也

考異曰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實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歎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按漢武故事

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

考異曰武安侯傳云元光四年春丞相按灌夫事其夏取夫人五年十

月論灌夫及家屬十二月晦魏其亦市徐廣引武帝本紀侯表以為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四年當是三年五年當是四年今從之廣又疑十二月為二月按漢制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何必改為

及淮南王安敗

見後十九卷元狩元年

上聞蚡受安金

有不順語

見上卷建元二年

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

隕霜殺艸

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引愼車塞

如淳曰為

天子導引而愼車塞也子據漢制大駕則公卿奉引安國蓋因奉引而愼車也愼杜大翻

五月丁

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

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廣平侯國景帝中二年

罪絕中五年後封澤平棘侯班志平棘縣屬常山郡

安國病免

地震赦天下

九月以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為中尉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封師

古曰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真是也好呼到翻

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

多與漢朝等

遙翻 朝直

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

浮辨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

前子據獻王傳舊書即謂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

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

五百餘篇被服造次

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予謂被服者言

以儒術衣被其身也

被皮義翻造千到翻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辟雍明堂靈

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予謂對三雍宮者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于三雍宮

及詔策

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師古曰中竹仲翻約少也指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

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

河間王所獻雅聲

班表太樂官屬太常肆歲時以備數

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

姓諧常姓黃帝

相常先之後

曰王身端行治

師古曰端直也治理也行下孟翻

溫仁恭儉篤

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

曰獻謚曰獻王

知讀曰智

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於

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之言事見孫卿子長

知兩 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鴆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 無

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

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

沈持林翻

居執使然

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

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

見上卷建元六年

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

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

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番蒲何翻風讀曰詛劉德曰枸樹如桑

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師古曰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桑椹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劉說非也崔駰曰按漢書音義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廣志曰枸黑色味辛下氣消穀晉灼曰枸音矩索隱從徐廣音求羽翻唐本草草注曰蒟蒻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劉涓子曰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辛香調五藏李心傳曰蒟醬廣蜀皆有之實少類也蜀中者緣木而生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其苗如浮留藤取葉合攢柳食之西戎亦時時持來細而辛烈唐蒙所見謂來自牂牁則廣生殆蜀本也蒟醬之味全類草撥而草撥辛烈尤甚世人唯用草撥不用蒟醬故鮮有知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

番禺城下

南越志曰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繫船代華陽國志云楚遣莊躋伐夜郎軍至

且蘭椽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為牂柯入後漢志注牂柯江中名山或曰牂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南流入交趾劉昫曰唐邕州治宣化縣漢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驢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為鬱狀江即駱越水也蓋廣鬱縣漢亦屬鬱林郡水經所謂交趾界者漢交趾州界也牂音臧柯音歌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時為南越王都廣占曠翻番音潘禹音愚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

市夜郎

華陽國志夜郎王竹王三郎之後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火記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

州曲州本夜郎國賈音古

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

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

桐師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之西葉榆之

南

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

乃上時掌翻說式尚翻

南

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

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

為于偽翻易以鼓翻

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

輜重重直用翻

從巴蜀笮關入

李太子曰笮關在沱黎郡又云在牂為郡界宋白曰眉州青神



縣臨青衣江郡國志漢武帝使唐蒙開西  
南夷路始此眉州漢犍為郡地笮才各翻遂見夜郎侯

多同

多同夜郎侯之名也

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

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

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

李文子曰犍為郡治犍元光五年入治南

廣水經注曰犍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志

犍水過牂牁郡入延江水水經注沅水出且蘭東至鱣

城為沅水塞宇記唐牂牁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且蘭夜

郎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牁州

建安縣有古夜郎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牍

居言翻章懷太子賢曰牍為故城在眉州隆山縣西北

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牍柯江

班志犍道屬犍為郡宋白曰古犍國縣有

蠻夷曰道故為焚道令戎州治所康曰焚國在馬湖江唐蒙鑿石開道以通之治直之潮焚蒲北翻作者

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鄭玄

曰縣官徵聚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率所類翻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

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

時邛笮之君長

華陽國志雅州邛崃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韋昭曰笮縣在越雋文類

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史記正義曰邛都西有邛焚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岩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即王尊叱馭處康曰邛都夷其地陷為汗澤因名邛池南人呼為邛河師古曰邛都今之邛

州本其地邛渠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

臣妾請更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卽符冉駝者近

蜀道亦易通

師占曰今開州夔州等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後漢書冉駝其山有六夷七羌

九蠻各有部落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駝同康曰其人依山居土累石為室至十餘大駝音厖易

以鼓

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

縣愈於南夷

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牂牁徙為西夷謂越雋州也為置

之為于

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

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卽符冉

駝斯榆之君

康曰木崇榆澤其君長因以立號後隨裔移于徙師古曰徙音斯故又號徙榆使疏

史翻傳  
張懋翻

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闕益斤西至沫若水

斤開廣也

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犍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李文子曰若水南至大笮入繩

水師古曰沫音妹

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

班志零關屬越

舊郡張揖曰鑿靈山為道窠宇記靈關山在雅州廬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鎮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零靈通用

徼吉橋孫水  
張揖曰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康曰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

河以通印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為于偽翻天子大說

說讀  
曰悅

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

師古曰阻險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貢

父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治直之翻

秋七月大風拔木女巫

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

廉一涉  
翻賈公

彥曰按漢書婦人蠱惑媚道更相祝詛作木偶人埋之于地漢法入有官禁敢行媚道者

上使御史

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

梟首于市

梟堅  
堯翻

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

宮

長門宮如淳曰長門在長安城東南東  
方朔傳竇太主獻長門園上以為宮

竇太主慙慙

稽顙謝上

竇太主陳皇后  
母也稽音啟

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

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

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上嘗置酒竇太主

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為

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

考異曰漢武

故事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竇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董偃按東方朔傳爰叔為偃畫

計令主獻長門園更名曰長門宮則偃見上在陳后廢前明矣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

樂觀

平樂觀在未央宮北周四十五里高祖時制度草創至帝增修之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

樂音洛觀古玩翻

鷄鞠之會

闔鷄及蹴鞠也鞠毬也

角狗馬之

足

師古曰角猶校也

上大歡樂之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

蘇林曰宣

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如淳曰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布政教之室也樂音洛為于偽翻

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

師古曰持戟立列陛側也

辟戟而前曰頻

亦翻

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

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

王制其罪二也

敗補通翻

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偃

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

師古曰右尊之也思相吏翻

奢侈為務

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

蟻

師古曰蟻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蟻也貢父曰劉向說

春秋蟻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耳何必遷就魅蟻也予按洪範五行傳曰蟻如螫三足生

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賊淫女惑亂之氣所  
生也陸機草木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  
上影見水中投水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  
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  
瘡如疥陸佃埤雅曰蜺一名射工有長角橫在口前如  
弩櫓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  
俗呼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  
水弩

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

忠慶父死而魯國全

豎貂易牙皆齊桓公嬖臣也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

仲曰願君之遠豎貂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  
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人將何



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  
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  
過乎于是復皆召而反之明年公病豎貂易牙相與作  
亂塞門築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牆至公所公曰我欲  
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我無所得公  
曰何故曰豎貂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曰若死  
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  
出于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魯桓公庶子莊  
公之兄通於哀姜莊公薨慶父弑其子般及閔公欲為  
亂而不克奔莒莒人歸之  
繼于密魯乃定父音甫

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

未央宮有東闕北闕東闕曰蒼  
龍東司馬門蒼龍闕內之司馬

門也更  
工衡翻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

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師古曰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謂之

故縱晉志曰見知而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傳張繼翻監古銜翻八月

螟食心曰螟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

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其食後世訛誤因乘此語遂謂上計為計偕闕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留川人公孫弘對

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  
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  
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  
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  
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  
則賦歛省治直吏翻去免  
呂翻歛力聽翻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  
則羣臣遂

李奇曰言有次第  
師古曰遂七句翻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

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

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

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中其

理則無所怨使之有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

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

同則從聲比則應

比頻寐翻又音毗和也

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

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

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

六畜蕃

畜許救翻蕃扶元翻

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

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

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方京作銅

馬法獻之立馬于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

于署門固以為像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

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

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

四郡蜀郡廣漢

郡號為郡巴郡也

鑒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

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

罷讀曰疲

西南夷又數反

數所角翻

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

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

朝直  
還翻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

師古曰譬之  
於衣加純緣

也折之舌翻爭讀  
曰諍行下孟翻

大說之

說讀  
曰悅

一歲中遷至左內史

考

異曰漢書武紀云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董仲  
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留

川國推上弘其策大頗與武紀元年策文相類又云一  
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弘為左內史然則弘  
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于此年徵吏  
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

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於年末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為此年之策疑未能明

今從漢紀

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問

師古曰求空隙之暇

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

說讀曰悅

所言皆聽以此日

益親貴弘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倍蒲妹翻

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

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

上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算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今出算

大司農鄭當時言

穿渭為渠下至河

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漕關東粟徑易

易以

此翻

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

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匈奴入上谷殺略吏

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

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

胡闕市下衛青至龍城

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處

得胡首虜七百



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

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敗補邁翻行

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騰跳躍也上時掌翻奪

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下遐嫁翻當斬贖為

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青本平陽公主家騎奴然

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

用有將帥材騎奇寄翻樂音洛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故每出輒有功天下

由此服上之知人 夏大旱蝗 六月上行幸雍 秋

匈奴數盜邊

數所角翻

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

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

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

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

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幾居衣翻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論語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師古曰闔

閉也揔一郡之中故曰闔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

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于天子也行下孟翻

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

奉詔當以不敬論

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以報國也

不察廉不勝任也

當免

張晏曰二千石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不勝任也勝音升

奏可 十二

月江都易王非薨

非景帝子前二年封汝南二年徙江都

皇子據生衛

夫人之子也

是為戾太子 考異曰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外戚傳衛皇后

元朔元年生男據按枚舉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有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贊語因蚩尤之旗致此誤亦猶五

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誤為漢元年也

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為皇后赦天下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

國壁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

平數月病死

考異曰安國死在明年於此終言之

天子乃復召李廣拜

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

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將軍李息

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東夷歲君南閭等共二十八

萬人降為蒼海郡

服虔曰歲猶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師古曰南閭歲君名

食貨志彭吳開道通燕獨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餘傳  
魏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璜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所

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  
又濊傳云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卑大嶺以西屬樂  
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今不耐濊皆其  
種也班志樂浪東郡都尉治不耐縣歲音濊降戶江翻  
考異曰史記平津書曰彭吳賈滅朝鮮置蒼海之  
郡按滅朝鮮置蒼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人徒之

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是歲魯共王餘長沙

定王發皆薨

二王皆景帝子餘以前二年受封淮陽三年徙魯發亦以前二年受封長沙

臨

菑人主父偃

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文惠因以為氏

嚴安無終人徐樂

班志無終縣屬

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

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遇

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師之法予據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好呼到翻夫怒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

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

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

委于偽翻積子智翻委積者倉庫之藏也

鄭氏曰少曰委多曰積

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

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

不可調而守也

李奇曰不可和調也

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

中國

師古曰靡散也音靡

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

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

辟讀曰闢

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

鹵不生五穀

沮將預翻五穀黍稷麥稻或曰黍稷秫稻粱

然後發天下丁男

以守北河

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榆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

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杜佑曰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

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關則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  
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斯則西河之側者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使天下蜚芻輓

粟

師古曰軍載芻藁令其疾至故曰飛芻輓謂引車船也

起於東陞琅邪負海之

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東陞漢書作黃陞師古曰黃陞二縣並在

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九十二斛乃得

一石至杜佑曰陞即今文登縣陞直陞翻又音誰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

靡美翻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

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

師古曰搏

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予謂影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

今以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

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

事見高帝

紀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

行盜侵驅

師古曰來侵邊境而驅掠人畜也

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

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

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

禽獸畜之

畜許六翻

不

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

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

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

族

蘇林曰族音泰師古曰節止也秦準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

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彼使其慕欲也重直龍翻觀古玩翻

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

瞻民離本而傲末矣

師古曰瞻足也離力智翻傲要求也一免翻

末不可徒

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

師古曰夸大也

競也矯偽也

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

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

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

師古曰蕃扶元翻多也

替秦王意廣心逸

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

之士以攻越

雖音

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

曰挂縣也

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還行十餘年丁男被

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

自經縊也

死者相望及

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隸畧

歲州

朝直遙翻降戶江翻  
焚蒲北翻歲音穢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

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

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也

范蠡居于陶自號為陶朱公治產至鉅然  
萬猗頓魯人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

起窮巷奮棘矜

棘與戟同師古曰矜者戰之把也矜讀曰程其中翻

偏袒大呼

呼火

翻故

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

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

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

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據

尺寸之地

師古曰據謂侵取漢也

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

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

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

樂音洛

故諸侯無意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曰境

此之謂无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无解此二

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

數所角翻師古曰復扶目翻重直用翻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

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

易以鼓翻

故賢主

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天

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

郎中

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狗南夷朝夜郎降羌樊畧巖州此等

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

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

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

遺于季翻橫戶孟翻

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張晏曰五鼎牛

羊豕魚麋也諸侯王卿大夫也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

誅為主父偃被誅張本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母朝

朝直遙翻考異曰漢書武紀曰賜淮南舊川王几

枝毋朝顏師占曰淮南王安舊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諸侯本舊川王志在位三十五年以元

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舊川王志誤也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

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

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

師說式尚翻易以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

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鼂錯是也事見十六卷景帝前二年鼂直遥翻錯千故翻今諸

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

弟邑者令各條上

上時字翻

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

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

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

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

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

班志長平侯國屬汝南郡

青校尉蘇

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

據功臣表平陵

侯食邑於南陽郡武當縣界晉灼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校戶教翻

主父偃言河南地

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

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

下選嫁翻

上竟用偃

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

括地志夏州朔方縣

北什賁故城按是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宋白曰漢朔方郡治三封縣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什賁故

城今為德靜縣治

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被皮義翻

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

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孟康曰縣斗僻曲近胡師古曰斗絕

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杜佑  
曰造陽在今媽川郡之北辟讀曰僻予讀曰與

三月

乙亥晦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

說上曰茂陵初立

初立于建元二年

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

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

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

訾與

貴軹人郭解

班志軹縣屬河南郡音止

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

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為于偽翻言其貧不當在見徙之數中音竹仲翻上

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

師古曰將軍為之

此其家

言是為其所使也

不貧卒徙解家

卒子恒翻

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

師古曰睚音厓衆眼

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衆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瞋目貌二說並通上聞

之下吏捕治解

下遐嫁翻

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

譽音余

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

聞殺此生斷其舌

斷丁管翻

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

者亦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

大逆無道

當謂處斷其罪蓋以大逆無道之罪坐郭解也

遂族郭解

荀紀以郭

解事著于建元二年按武紀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三年賜徙茂陵者錢當是時衛青公孫弘皆未貴又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

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覦

幸也覬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俞又音喻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陪重也大夫世權晉六

卿魯三桓齊田氏是也陪臣執命陽虎之類是也諸侯之臣於天子為陪臣大夫之家臣於諸侯為陪臣

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從子容翻衡讀曰橫繇是列國公子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

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

事見三卷報王十七年

無不賓禮而

趙相虞卿弃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

事見五卷周報王五

十六年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事見五卷報王五十七年將即亮翻

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

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師古曰搯捉持也音厄腕烏貫翻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

于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背蒲妹翻及

至漢興禁網疏濶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

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

從才用翻  
漢善懿翻

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

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于刑辟

辟毗亦翻

自與殺身成名

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季路死于衛侯輒之難仇牧死于宋閔公之難事並見左

傳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見論語

非明主在上

示之以好惡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

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

之罪人也

伯讀曰霸

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

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

三曰游行

說式尚翻行下孟翻

立氣執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

于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



時執者謂之游說

要一  
遙翻

色取仁以合時好

好呼  
到翻

連黨

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亂之所由

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

敗補  
邁翻

先王之所慎也國有

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奸民

四民士  
農工商

也奸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

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

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

譽音余  
下同

以愛憎為利害不

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

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

筆

度徒洛翻

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

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

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

趣七喻翻

簡父

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

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

之好

好呼到翻

苞苴盈于門庭聘問交于道路

裹曰苞藉曰苴詩箋

以果實相遺者苞苴之又曰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在傳注云聘執玉帛以相存問

書記繁

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

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

不淫於毀譽

要一  
逆翻

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

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

覆敷  
又翻

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

虛偽之行不得設

行下  
孟翻

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

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

請求也  
謁告也

貨賂

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

去羌  
呂翻

禁偽辯絕淫智放百家

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姁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

肥如燕之屬縣燕國除入漢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郢人兄弟上書告之

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

國除

文帝初王澤始封于燕傳子康王嘉文帝九年嘉薨定國嗣蓋立四十二年矣

齊厲王次

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

齊孝王將閭文帝十六年受主封傳子懿王壽壽傳次昌

主

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于上曰

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

王于况翻

今齊王於親屬益疏

疏與疎同

又

聞與其姊亂請治之于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

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

游齊及燕趙

少詩照翻

及貴連敗燕齊

敗補趙王彭祖懼

彭祖

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

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

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

王令自殺乃徵下吏

下退

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

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

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

父偃 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

班志蓼縣屬衡

山國春秋之蓼國也音了康曰音六未知其何據蓼侯孔聚高祖功臣臧其子也臧自言世修經學蓋謂孔子後也安國為從弟安 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

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

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

子故曰侍中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水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中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朝廷榮之從才用翻

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

為單于

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鹿黎索隱曰稚持利翻斜士嗟翻鄒誕生音直牙

翻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

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

於單音丹降戶江翻

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

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

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數所角翻為罷讀曰疲

天子使朱買臣等

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

難乃旦翻

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

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為布被食

不重肉

言不重肉味也重音直龍翻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

奉扶用翻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

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

中竹仲翻

夫以

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

師古曰釣取也言若

釣魚之謂也

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



以為謙讓愈益尊之 三月赦天下 夏四月丙子封

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卒 初匈奴降者言

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彊國

降戶江翻氏音支敦煌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

邪王居之漢間置郡祁連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在張掖西北敦煌門翻匈奴冒頓攻

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遁逃遠

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使疏漢中

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

歲騫得間亡鄉月氏

問古苑翻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至大宛西域

傳大宛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宛於元翻

大宛聞

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

導者引路之人

譯者傳言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匿地到卑聞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為千偽翻

傳致大月氏

傳張

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

大夏國在

大宛西南都焉水南月氏居焉水北

地肥饒少寇

少詩

殊無報胡之心騫

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

持衣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乃還並南山

史記曰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

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並步浪翻欲從羌中

歸復為匈奴所得復扶又翻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

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共奴名甘父

父音甫上拜騫為太中大夫甘父為奉使君騫初行時百

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

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

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

郡太守恭代郡唐蔚州武州界及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

崩

武帝母王太后也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郎兩縣一都尉

稍令健為自葆就

師古曰葆與保同令自保守且成其郡縣

專力城朔方

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

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

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

鄉讀曰嚮

湯陽

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為奏讞掾

兒本姓

以國為氏其後去邑以為廷尉掾專主奏讞也兒五奚翻讞魚塞翻掾俞絹翻

以古法義決疑

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

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漢

官曰廷尉獄史二十七人深禍謂持文深刻欲致人於禍者

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

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

師古曰調

和適之令得其所護謂保佑之也

其造請諸公

師古曰造詣至也請謁問也造七利翻

不

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

文深謂持文深意思謂其意思前也

不專平謂不專於持平也

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質對也對

而責之也或曰質正也以正義責之數所角翻

曰公為正卿

漢宮九卿之外又有列于九卿者故

謂九卿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

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更工衡翻

而公以此無種矣

言當誅及子孫種章勇翻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

伉口浪翻

使也高也厲嚴也

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

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

累足而立懼之甚也重直龍翻側目

而視矣

四年冬上行

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

上郡唐延

綏銀之地萬祖置定襄郡指北志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

各三萬騎殺略

數千人

資治通鑑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范來宗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孫球

謄錄監生<sub>臣</sub>周雲翮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十九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一

一起彊圉大荒落盡  
玄默闇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

平津侯

勃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  
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鄉考異曰史記將相

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弘為相皆在今年建元以來  
侯者永恩澤侯永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

御史大夫蓋誤書五  
為三因置于三年耳  
丞相封侯自弘始  
漢初常以列侯為丞相弘則既

相而後封侯故丞  
相封侯自弘始  
時上方興功業弘于是開東閣以延

賢人  
師古曰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客別於掾史官屬也  
與參謀議每朝

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

難  
難乃旦翻  
弘嘗奏言十賊彊弩  
張晏曰彊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彊  
百吏不

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下選嫁翻  
侍中吾丘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  
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吾讀曰虞  
非以

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蕪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

以擾鉏筮槌相撻擊

師古曰擾摩田之器也筮馬撻也槌大杖也折而設翻擾音憂槌大

鼎翻撻音聞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師古曰滋益也勝言不可勝也

卒以亂

亡

卒子恆翻

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

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

庶人三代之道也

古者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侯豕侯周官又以

卿射之禮詢衆庶

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

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

為盜之為于偽翻

攻奪之

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封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

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師古曰抵觸也

是擅

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

服焉

難乃旦翻詘與屈同

弘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

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

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

端景帝子前三年受封數所角翻下

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

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

以事致其罪而誅之乃

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

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

右內史後為右扶風  
治直之翻任音士

上從之

春大旱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

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

沮為彊弩將軍

沮音組

太僕公孫賀為衛騎將軍代相李

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

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

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

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師古曰裨王小王也猶裨將也裨頻

移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畜許救翻

于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

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

八千七百戶

復扶又翻

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

師古曰伉

音抗又上郎翻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

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謂再三也

臣幸

得待罪行間

行戶剛翻

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

勞上列地封為三侯

列漢書作裂

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

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

尉公孫敖為合騎侯

音灼曰合騎侯猶冠軍從票之名也予據功臣表合騎侯食邑于勃

海高成

都尉韓說為龍額侯

班志龍額侯國屬平原郡額音洛

公孫賀為

南甯侯

甯匹孝翻又普孝翻

李蔡為樂安侯

樂安功臣表作安樂食邑於琅邪之昌縣

校尉李朔為涉軹侯

涉軹班史衛青傳作涉軹功臣表作軹食邑于齊郡之西安

趙

不虞為隨成侯

隨成侯功臣表食邑于千乘縣

公孫戎奴為從平侯

從平

侯食邑於東郡樂昌

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班史豆作實

皆賜爵關

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

與亢禮

亢音抗

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

說式為翻師古

曰下邳嫁翻

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

客反不重邪

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

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

問國家朝廷所疑

數所角翻

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

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

馮曰廁當從孟說占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



不冠至如汲黯見

見賢通翻

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于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韋昭曰以武名之

示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

敬禮如此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

師古

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

興禮以為天下先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

子五十人復其身

為子偽翻復方目翻

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

掌故

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

曰璠說是予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寬  
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可知也 即有

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秀才異等謂有俊秀之才異於常等者

其不事學若

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

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

上從之自此公卿

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

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

名譽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喜許記翻

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

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

遷死見十

四卷文帝  
前六年

建元六年彗星見

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適翻

或說

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

說式芮翻先志

爲翻長直亮翻謂吳王濞起兵時也

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

爲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

治直之翻下同

郎中雷被獲罪于

太子遷

雷被善用劍與太子戲誤中太子故得罪師古曰被皮義翻姓譜雷古方雷氏後

時有

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

王

惡毀惡也如字

斥免之欲以禁後

師古曰今後人更不敢效之也

是歲被亡

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

下遐翻

蹤跡連王公卿請

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

有非是者即刺殺之

人衣於既翻刺七亦翻

因發兵反天子使中

尉宏即訊王

師古曰即就也就問也

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

卿奏安璽關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弃市

關音邊師古曰格音關謂

關止不行之

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

耻之于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

不相能

賜即安之弟也孝文十六年與安同受封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

衡山王聞淮

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

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

與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

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

容勸之

從千容翻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鍛

矢

輶薄庚翻兵車也樓車也鍛都元翻冶鐵也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

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

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

除

前隙約束反具

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

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

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

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

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

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

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

功臣表翕侯國在魏郡內黃界

衛尉蘇

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

弩將軍

師古曰沮音祖

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賢曰秦法斬首

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

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雁門

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

復扶又翻

斬首虜

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

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

侯

信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受封

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

降匈奴

誘音酉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

軍議郎周霸曰

班表議郎屬郎中令秩比六百石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

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

不然

凡軍行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

石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孫子之言言大小不

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

今建以數千當軍于數萬力戰一日餘

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

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

言失為臣之意也行  
戶剛翻說式芮翻

且使臣職

雖當斬將

將即  
亮翻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

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

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蔡邕獨斷曰天子以  
四海為家故謂所居

為行  
在所

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

兒私通生霍去病

霍姓以  
國為氏

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

服虔曰票姚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翻姚

羊詔翻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

義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

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則捕斬首為多過於所當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

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

匈奴左右大當

戶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骨都侯之上大父行單于祖行也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其名也師古曰此人單

于祖父之行也季父亦單于季父也羅姑其名行戶郎翻

比再冠軍

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冠古

玩封去病為冠軍侯帝以去病功冠諸軍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臨縣駝聚為冠軍侯國

桃駝音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

封賢為衆利侯姓譖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功臣表衆利侯食邑于琅邪郡姑

縣幕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

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

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妻七與

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漢同陰山以北皆大漠不生草木

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徼其困極然後取之徼

一遠

無近塞單于從其計

近其新翻

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

衆擊胡

比毗至翻

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

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與讀曰預

于

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

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

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

禁錮重繫也臣

璜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

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

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

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下云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璣引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也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書合矣予謂賣爵常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參考顏劉注皆因求其說而不得遂疑茂陵書所謂十一級為不足又疑史之正文萬字為衍皆未為允也蓋級十七萬者賣爵一級為錢十七萬至二級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烏得不每級而增乎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十萬金為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衛武功爵所直之數也夫民入錢買爵隨其錢之多少為爵級之高下爵之高下有定直而民錢之多少無定數若比而同之其失彌遠矣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四萬也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古師

曰耗亂也  
音莫報翻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  
時音止

獲獸一

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角獸蓋麟云

麟麋身牛尾馬足五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而後

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令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文二爾雅雅麟麋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麋圓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為麟而未知其果為麟也於是以慶五時時加一牛以燎

時音止

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

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

濟北王

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封衡山王孝景四年徙封濟北今王勃子成王胡也濟北

王都盧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為太山郡濟子禮翻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太

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淮南王安與賓客左

吳等日夜為反謀

姓諸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予按衡亦有左右公子姓諸之說非

是魯有左丘明案輿地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

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漢不

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

治直吏翻王

召中郎伍被

被皮義翻姓譜伍姓出于楚伍舉

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

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王怒繫伍

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

復扶又翻

被曰替秦為無道窮

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

中

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

間古苑翻

因秦之

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

易以鼓翻

獨

不觀近世之吳楚乎

事見十五卷景帝三年

夫吳王王四郡

四郡東陽

郡鄣郡吳郡豫章郡王王下于况翻

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

於大梁

謂為梁孝王所破也

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

而不知時也方今太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

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

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如淳曰東宮淮

南王所居也

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

庶生曰孽長知兩翻

王

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

言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數秩數也

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

殺漢中尉事

事見上元朔五年

下廷尉治

下廷尉治

王患之欲發復



問伍被曰

復扶又翻

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

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

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

川之險

漢河南泰三川郡也其地當伊洛河三川之會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

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

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傲幸邪

師古曰傲要也幸非妄之福也傲一光翻

被

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

言偽為丞相御史奏請于天子之書

徒郡國豪傑

高貨於朔方並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

漢時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未詔以鞠囚因以為名

逮諸侯太子幸臣

逮追對獄也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士隨而說之

說式尚翻下同

儻可

激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

不言

須為此也

于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

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

使疏更翻

欲使人偽

得罪而西

言使人詐為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

事大將軍一日發兵

猶言一日

旦一即刺殺大將軍

刺七亦翻

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好呼  
到翻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

耳

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其易說式萬翻

王欲發國中兵

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

令人衣求盜衣

求盜卒也掌逐捕盜賊漢書本紀高帝時為亭長令求盜之薛治竹皮冠人衣於既

翻

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

呼火故翻

欲因以發兵

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

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

無益也即罷相

罷遣出去也相息亮翻

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

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言雖自刑而身首不能絕也劉古項翻下同

伍被自詣吏告

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

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

治其黨與

索山容翻求也搜也上時掌翻下退嫁翻閣工句斷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

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

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

雅素也雅辭素來言語也

廷

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

為于偽翻

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

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

遺于李翻

上

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  
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  
上書請廢太子與立其弟孝為太子與聞即遣所善白  
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  
孝敗蒲會選翻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  
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孝聞律先自告  
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  
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與及孝皆棄

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

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

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匈奴

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

事見上卷元朔四年

氏音支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

為于偽翻

大宛在漢正西

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

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水草移徙也宛於元翻著直畧翻

多善馬馬汗血

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

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有城郭室屋如中國

汗從肩膊出如血號能一日千里

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

于寘國在南山下居西

于寘

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

水經註崑崙山西北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葱嶺入北天竺境

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又西逕安息南注於雷蓄海雷蓄海即西海在安息之西犂軒之東東南

連交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寘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

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

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玉門陽關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泐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

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

索隱曰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其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

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塞國復分  
流岐出合而東注泐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泐澤  
即鹽澤也西域傳云于塞在南山下與郭璞註山海經  
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慶中劉元鼎為  
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  
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  
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廣曰閼摩黎山東距  
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  
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  
無南之西鹽澤去長安可五千

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即秦所築長城也秦築長城起

臨洮臨洮縣漢屬隴西郡

南接羌鬲漢道焉

鬲與隔同

烏孫康居奄蔡大

月氏皆行國隨畜牧

奄蔡國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隨畜牧逐水草而居無



城郭常處故曰行國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

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瓚曰邛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細布

也史記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邛渠容翻

問曰安

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所謂浮

屠胡也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師古曰亦曰捐毒賈音古索隱曰身音乾

身毒在大夏

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

著直畧翻度徒

洛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

中險羌人惡之

使疏吏翻惡烏路翻

少北則為匈奴所得

少詩從

蜀宜徑又無寇

師古曰宜當也逕直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

天子既聞大宛

及大夏安息之屬

安息治番兜城臨媽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

皆大

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

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師古曰設施也

施之以利誘令入朝遣于季翻朝直達翻

誠得而以義屬之

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

地萬里重九譯

譯傳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

重直龍翻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

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

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間

古覓翻使疏吏翻

出駝出冉出徙出邛犍指求身毒國

徙斯榆也

點物為指使之出求路指身毒而行徙讀與斯同焚蒲墨翻

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

閉氐茆南方閉雋昆明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雋即今雋州也昆明又在其

西南即今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茆音昨又音作雋先慈翻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

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

國

滇國地有滇池因以名國楚使莊蹻以兵定夜郎諸國至滇池因留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回三百里

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謂之滇池漢為益州郡後改為永昌郡魏晉之間為晉寧郡唐為昆州括地志

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  
三十里長知兩翻滇音顛

滇王當羗謂漢使者曰漢

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

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

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元朔四年罷西南夷至是復通師  
古曰事謂經畧通之專以為事

也復扶  
又翻

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時

雍於川翻  
時音止

三月戊寅平

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

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  
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

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暮年復與李蔡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歷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

表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

票騎將軍始此票頻妙翻

將萬騎出隴西擊

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

括地志焉支山一名

刑丹山在甘州刑丹縣東南五十里焉音烟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

張晏曰折蘭盧侯胡

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中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上列翻

執渾邪王子

師古曰渾下昆翻

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

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

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土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像而祭之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屠音儲

詔蓋封去病二千戶夏去

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

復扶又翻

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

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

騎

貫穿也

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

易以翻

軍士

乃安廣為圍陳外嚮

陳讀曰陣

胡急擊之天下如雨漢兵死

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

師占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

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徐廣曰南都賦黃間機張

善弩之名裴駟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云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

色黃而體大也射而亦翻胡虜並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

如猶云如舊

並治軍

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治直之翻

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

復扶又翻

死者過半所殺亦過

當會博望侯軍亦至

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州處軍得以不封博望侯師古曰取

其能廣博瞻望班志博望侯國屬南陽郡拈地志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匈奴軍

乃解去漢軍罷

罷讀曰疲

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

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廣軍失亡多

而殺虜亦過當故曰自如

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

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

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張掖

郡使路博德築遮虜障于其北

過小月氏

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

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至祁連山得單桓苗涂王

張晏曰單桓苗涂皆胡王也師

古曰苗才猶翻涂音塗

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

降戶江翻

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



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

侯

以從票騎有功因以為號功臣侯表不書食邑之地

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

功臣

未宜冠侯食邑於琅邪之昌縣

校尉僕多為輝渠侯

僕多本匈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

作僕朋輝渠侯食邑于南陽之魯陽縣

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

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

騎所將常選

師古曰選取銳銳索隱曰選宣變翻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

先其大軍

先悉薦翻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

留落不偶

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

由此票騎日以親

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雁門殺畧數百人 江都王

建

建易王非之子景帝之孫

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

姦

淖鄭氏音卓師古音奴教翻淖姓也戰國時楚有淖齒

建游雷陂

雷陂即廣陵之雷塘在今

揚州堡城之上

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

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

見賢偏翻

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

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

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

祝織救翻詛莊助翻

又聞淮南衡山

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

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

膠東康王寄薨

寄景帝子

中二年  
受封

秋匈奴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

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

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

要一  
通翻

令報天子是時大

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

使疏  
史翻

馳傳以聞

傳張  
翻下同

天子

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

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

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

師古曰恐  
被掩覆也

頗遁

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

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在所

傳音張  
戀翻

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

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

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班志漯陰縣屬平  
原郡漯化合翻

封其裨王呼毒尼

等四人皆為列侯

呼毒尼為下摩侯雁疣為輝渠侯禽黎  
為河塞侯文當戶調雖為常樂侯文頽

曰雁音鴈疣音疣廕之  
庀師古曰疣疔履翻

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

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

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云三萬  
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

縣官

無錢從民貫馬

貫始制翻貸也  
師古曰賒買也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

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

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

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

罷讀曰疲

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

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

高門

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

賈音古見賢遍翻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

言塞障當匈奴所入之路也

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

計

勝音升

而費以巨萬百數

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

臣愚以為陛下

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國獲因子

之與虜同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

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

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

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

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

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

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偽于

上默然不許

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

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秦項

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師古

曰凡言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史記正義曰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

曰屬而金城河西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

謂之金城河渡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之地然金城郡昭帝於元始六年方置史追書也西並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並步浪翻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

王太子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

之

碑丁奚翻班表黃門屬少府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馬關氏音烟支

帝游

宴見馬

師古曰方於游宴之時而召閱諸馬

後宮滿側日碑等數十人牽

馬過殿下莫不竊視

師古曰視官人

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

尺二寸

長直亮翻

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

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黃門有馬監狗監

遷

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

侍中得出入禁中駙馬都尉帝所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

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本中大夫帝改其名

日碑既親近

近其斯翻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



乘繩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

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

姓金氏為金氏貴

顯張本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字蒲夏五月赦天下淮南

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

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獄辭所寄母王夫人即皇太

連發出其事

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

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為膠東王康王寄去年薨又封

今年方置後

其所愛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

衡山國都六安故改為六安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山

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廩工外翻芻藁之藏也一曰庫廩名

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

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

應劭曰秦遣蒙恬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地千里地甚好于是為築城郭徙民充

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險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

七十餘萬口衣食

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

仰牛向翻予讀曰與

分扶  
問翻

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勝音  
升

漢既得

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

半以寬天下之繇

繇讀  
曰徭

上將討昆明

以其閉漢  
使故也

以昆

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昆明池在  
長安西南

周回四十里三輔舊事昆  
明池蓋地三百二十頃

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

革數動

數所  
角翻

民多買復

師古曰入財于官以  
取優復復方目翻

及五大夫

五大夫舊爵二十等之第九  
級也漢法至此始免徭役

徵發之士益鮮

鮮少也  
先淺翻於

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焉

師古曰千夫五大  
夫不欲為吏者使

之出馬也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

池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亡

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馬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傍後馬玩習久

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渥音握注於佳韻

上方立樂府

樂府

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

罷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協律都尉先無此

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

之調詩多爾雅之文

初詩新造之詩也八音金石絃竹匏土革木也調徒鈞翻爾雅三卷

二千篇文帝時列於學官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

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漢時五經

之學各專門名家故通一經者不能盡通歌詩之辭意必集五經家相與講讀乃得通也及得神馬

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

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

其音邪

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注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謂五聲上下相應鄭康成曰五聲雜

此曰音單

上默然不說

說讀曰悅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

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又常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

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陛下得馬詩以為歌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毀謗聖制當族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按天馬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五年十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太初四年貳師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為淮陽太守元鼎五年卒又黯未嘗為中尉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為右內史而譏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雖未立泰畤或以歌之於郊廟其十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

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

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

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

黯言

之甚怒上乃笑而諭之即其笑怒之間而觀其君臣相與之意則帝之於黯非但能容其直而從容不迫方喻之以其所見使他人處此固將順之不暇矣而黯自言其心猶以為非此豈面從退有後言者哉黯之事君固人所難能而帝之容黯亦非後世之君所可及矣治直吏翻

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

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

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

可

朱熹曰便者便人之所好辟者避人之所惡便毗連翻辟讀曰僻

自言為愚豈不信

然乎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

財或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

賈音古系古累字

請更錢造幣以

贍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緣以絹翻師古曰績繡也績五采而為之

績黃外翻

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



薦辟然后得行

后與後同

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

如淳曰雜銀錫為白

金

大者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

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為白金

三品之大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他果翻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

建元

五年廢三銖錢行半兩錢更工衡翻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

白金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

丞領鹽鐵事

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兩丞齊有大夫東郭氏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

姓講桑秦大夫子桑之後

咸陽齊之大煮鹽僅

南陽大冶皆致生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

心計

者不必用籌筭而知其數也賈音古下同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

毫至秋而銳小言其剖析微細雖秋毫之小亦可分而為二也

詔禁民敢私鑄鐵器

煮鹽者鈇左趾

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足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云鈇踏腳鉗也張斐漢晉

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晉律鉗重二斤長勉一尺五寸師古曰鈇徒計

翻

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

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之瞻翻下同

率緡錢二

千而一算

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

施而出算予謂率計緡錢二千而  
出一算算百二十錢緡眉巾翻  
及民有輜車若船五

丈以上者皆有算

輜小車也  
弋招翻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

歲没入緡錢

匿歲也悉盡也歲匿而不自占占而不盡者罰戍邊一歲没其官入錢

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

家用日晏

師古曰論事既多至于日晚朝直遙翻

天子忘食丞相充位

但充

其位無所建明

天下事皆決于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

湯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

數所角翻

天子

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官不願也

少詩

照

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

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

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的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

委委于偽翻蓄也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

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如字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

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

傅齊王次昌元朔三年薨無後國除元狩六年始封皇

子閎為齊王式蓋傳閎也史因其輸財得官而終書

之樊居  
豈翻

春有星孛于東北字蒲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

為于偽翻

常以為

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幕沙漢也師古曰言輕易漢軍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軍不能輕入

而久留也予謂後說是

今大發士卒其執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

師古曰以粟秣馬也

令大將軍青栗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

負從馬復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之限從才用翻

步

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

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

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

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

令李廣數自請行

數所角翻

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

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

為右將軍

食其音異箕

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

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

耳

師古曰言收虜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罷讀曰疲

乃悉遠北其輜重

師古曰送

輜重遠去令處北也

以精兵待幕比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

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

走音秦

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

軍軍出東道

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

東道回遠而水草少

師古曰回

戶悔粗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

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

結髮

者言始勝冠即在戰陣及今得當單于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

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

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偶也如淳曰數

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所角翻奇居宜翻

毋令當單于

恐不得所欲

師古曰謂不勝敵也余謂指欲禽單于脫有遯追失之為不得所欲

而公孫

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敖失侯見上二年青本與

救友又脫青于院故青欲使當單于而立功

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

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愠于

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言結陳以待敵也陳

與陣同于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

環繞也續漢志諸軍有矛戟其飾幡旂旗幟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環音宦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言日欲沒也大風起砂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並縱左右翼繞單

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張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



度戰不能如漢兵

度徒洛翻

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

冒漢圍西北馳去

師古曰騾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騾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騾

來戈翻 胃莫克翻

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

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持也拏女居翻 殺

傷大當

殺傷各大相當

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

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

明

遲直二翻

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

至寘顏山趙信城

寘徒賢翻如淳曰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

得匈奴積粟食

軍

師古曰食讀曰飢

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

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

師古曰惑迷也  
在後不及期也

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

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師古曰簿

謂文  
狀也

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

府

上時  
掌翻

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

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

復扶  
又翻

遂引刀自剄

剄古  
頂翻

廣為人庶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

財猿臂善射

如淳曰猿如猿臂通肩也

度不中不發

度徒洛翻中竹仲翻

將兵

乏絕之處

孔穎達曰暫無曰乏不續曰絕

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

近其

士卒不盡食廣不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

樂音

及

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師古

曰知謂素相識知也為于偽翻

而右將軍獨下吏

下退嫁翻

當死贖為庶人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

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

為單于

谷蠡音鹿黎

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

乃去其單于號

師古曰去除也羗呂翻

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

將軍軍等

重直用翻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

校戶教翻

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

師古曰直當也

匈奴分其國為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

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羗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

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

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

張晏曰登海邊

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崔浩曰羗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廣志瀚海在沙

漢北師古曰積土增高曰封為壇祭地曰禪

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

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

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

路博德為邳離侯衛山為義陽侯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

為衆利侯

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内侯食邑

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

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

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

應劭曰司馬主武事諸武官亦以為號漢官儀曰時議者以為軍中有侯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以別異之自此票騎將軍同大將

軍品秩位亞丞相

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

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

任安不肖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

孔文祥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

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孫孫武吳吳起也

對曰顧

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

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

治直之翻

由此上益重愛之然

少貴不省士

師古曰省視也言不恤視軍士也少詩沼翻

其從軍天子為遣

太官齋數十乘

班表太官有令有坐主膳食師古曰齋與資同予謂音則兮翻亦通裝也為于

偽翻乘  
繩證翻

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師古曰重直用翻梁粟類也米之善者

而士

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粟騎尚穿域

蹋鞠

服虔曰穿域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踞為戲也劉向別錄曰蹴鞠相傳以為黃帝

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武知有材也蹋徒臘翻鞠居六翻

事多此類大將軍為

人仁喜士還讓

師古曰喜許史翻

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

如此

操七到翻

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

故亦數萬

魏臺訪議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索隱曰漢以來謂死

為物故就朽故也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蓋漢軍死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

遁而幕南無王庭

冒頓之強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上庭列置於幕南今匈奴為漢所攻

遠遁幕北故幕南無王庭也

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

班志今居縣屬金城

郡令音零

往往通渠置田官

置官以主屯田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匈奴以北

蠶食言如蠶之食葉以漸而侵其地也

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

擊匈奴矣

少詩沼翻復扶又翻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

下遐嫁翻

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

史任敞曰

班表丞相有二長史秩二千石任音壬

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



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

朝直逆翻請才性翻使疏吏翻

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

姓諧狄春秋狄

國之後又曰周文王封少子於狄城

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

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于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

師古曰博士儒官也故呼為生

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

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

師古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

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蔽障以禦寇也障之尚翻又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

山自度辯窮且下吏

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辯而辭窮當下吏也下遐嫁翻

曰能於

是上遣山乘障

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自是之後羣臣震懼

師古曰震動也懼失氣也懼之涉翻

無敢忤湯者

忤五

故翻

是歲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河內

太守王溫舒為中尉

守式又翻

先是寧成為關都尉

函谷關都尉也

先惡薦翻

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

古師

曰猛虎產乳護養其子則博噬過當故以為喻乳人喻翻

及義縱為南陽太守

義姓也縱

其名至關寧成側行送迎

側行不敢正行言恭甚

至郡遂按寧氏破

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言衆足也畏懼之甚重直龍翻

後徙定襄

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一切皆捕而鞠

問之也服虔曰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指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

罪盡殺之師古曰窮也謂窮治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

原父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也

其後郡

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

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也治直吏翻

王溫舒

始為廣平都尉

廣平本屬趙國景武之間分為廣平郡征和元年立為平王國

擇郡中

豪敢往吏十餘人

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

以為爪牙

皆犯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

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

快其意所

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則不問其先所

犯罪也弗法謂弗行法也

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

師古曰避謂不盡意捕擊

也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近其新

廣平聲為

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馬五十匹為

驛

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自河內至長安

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

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償贓

師古曰以贓沒

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  
予謂沒入其家以償所受之臧其義似逕臧讀曰臧奏

行不過二三日得可

奏而天子可之謂之得可

事論報至流血十餘

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

夜行

古毋無通

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

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並展一月足吾事矣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

二千石

郡守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

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

王夫人齊王閔之母

少翁以方夜致鬼如

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考異曰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

相承皆以為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按

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漢書誤也今從史記于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

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

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

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

師古曰謂雜州以飯牛也飯扶晚翻

佯不

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

手書

謂識其親書手蹟也

問其人果是偽書于是誅文成將軍而

隱之

隱謂秘誅大成之事不令人知之也

資治通鑑卷十九